

◎ 养天地之气 ◎ 写人文之实
◎ 诉世间冷暖 ◎ 记春秋变化

日月清音

— 社 会 变 革 人 生 百 态

金后子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养天地之气 ◎写人文之实
◎诉世间冷暖 ◎记春秋变化

日 月 清 音

— 社 会 变 革 人 生 百 态

金后子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清音:社会变革人生百态/金后子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09-03882-5

I. 日... II. 金...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898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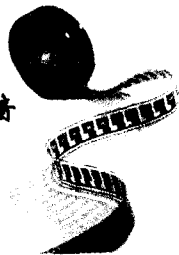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30×97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序

孟宪杰

2000年年初，“三讲”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一天，偶有闲暇，拿一份小报浏览，发现一篇题为《桃花山》的散文。文中，情景交融，清新隽秀，给人一种非读下去不可的感觉。我从中看到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变化，更体会到了作者深厚的社会阅历和民本思想，以及那敞开心扉和读者沟通的真诚。细看，文章的署名是金后子，并不相识，问了几个人也不知道。最后，打听到作者还是市里派来的“三讲”指导组成员，是济南市委机关的干部。当时没有机会接触，但“金后子”这个名字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头脑里。

一年之后，因工作调整，也是一种缘分，我和他聚在了一个办公大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偶有空闲，便凑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说书论道。从对形势变化由衷的高兴，到对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的担心和隐忧，无所不谈，很是痛快。他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性格豁达。风趣诙谐的语言，常常让人哈哈大笑，在笑中却能给人以启迪。经常接触发现，他最令人佩服的，还是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可能与他从小的经历有关吧。我很喜欢这样的年轻人，所以能与这位小老弟交往是一种幸事。

既然是朋友，又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虽然我长他十几岁，但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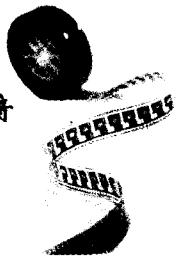
丝毫没有带来彼此交流的障碍。夕阳下，晚风中，沿着弯弯的河道，漫步在古老的小巷，一起追忆那艰辛的岁月和刻骨铭心的往事，共同探讨人生的感悟和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他放牛，打柴，求学，进城，立业，成家，风风雨雨，沟沟坎坎，艰难的奋斗历程，丰富的人生经历，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听之令人动情。记得有一次，我把《疯娘》推荐给他，读后他感动的热泪盈眶，可能他有类似的经历，也可能他是一位性情之人，但至少表明他有一颗真挚的爱心。他说，我也要写，把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下来，作为社会大变革的见证。

两年后，当我们再次谈及写作的话题时，他竟把一本厚厚的书稿呈现在我面前。我很吃惊，因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人到中年的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工作之余，就写了120余篇，足有三十多万字的各类短文，可想而知，他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啊！手捧书稿，使我想到了孤灯下，奋笔疾书，那张苦苦思索的面孔和成稿时那张充满喜悦的脸庞。这期间，在机关竞争上岗中，他还以优异成绩被提拔为处级干部。

他让我给他作序，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水平，但又无法推辞。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我觉得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文化太多了，而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做得还不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该加强这一点。所以作为一个比他年龄大一点的人，还是应该接受他的这一要求，也算是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我读过他的部分文稿，常常被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所打动。他的文章，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和记载，更是对当今社会变革的赞扬和歌颂。同时，也是对人生真实的写照和世态人性的诠释。文中，既有催人泪下的情节，又有对生活的感悟和沉思；既有发人深省的见解，更有促人奋进的激情。犹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滋润心田；又像滚滚波涛，冲击着人们沉淀于头脑中的污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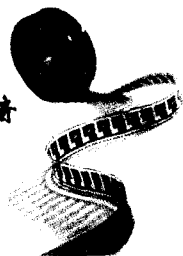




至美素璞，物莫能饰。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和时代气息的文章，完全是他的心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尽管文中某些思想表述难免有些偏颇，一些观点还值得商榷，有些文字还缺乏推敲。但这只是一个从公文写作到文学创作转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这本书会像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肯定有一定的读者群体，特别能得到农村进城者的青睐。相信，他在听到各种建议之后，定能不断总结提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至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走的更远，更远……

万事开头难，可贵的是他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2005年11月2日



目 录

序	孟宪杰 (1)
---------	-----------

那年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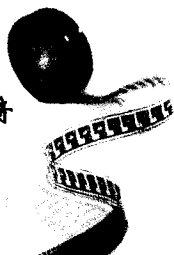
半个世界的岁月	(3)
悲壮的一幕永系心间	(7)
电话的变迁	(9)
电闸，是我拉下的	(14)
非常时期	(17)
狗胜参军	(21)
好像睡在马路上	(23)
吞噬生命的黑洞	(25)
灰暗的夏天没有雨	(28)
今昔得失	(30)
看电影	(35)
客从故乡来	(38)
酷热难当谁思农	(41)
两次“反潮流”	(45)
两个第一次	(48)

两棵苹果树·····	(53)
两片 PPA 的故事 ·····	(56)
买肉·····	(59)
麦收印象·····	(61)
卖扒鸡的老乡·····	(65)
漫漫住房路·····	(67)
娘，儿要上学·····	(72)
农转非·····	(77)
女儿初长成·····	(80)
平淡是真·····	(82)
清明，那两个煮鸡蛋·····	(85)
清明思母·····	(88)
娶新娘·····	(91)
身份证·····	(93)
失而复得的三千元·····	(95)
暑假打铁·····	(98)
为了那碗面条·····	(101)
喂，有事吗？·····	(105)
一只小木箱·····	(108)
忆苦思甜·····	(112)
又闻高考·····	(115)

日月清音

办证·····	(123)
保修一年·····	(126)
遍插茱萸少一人·····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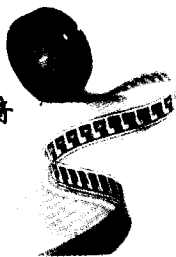
大海的诉说·····	(132)
灯·····	(135)
等·····	(137)
顶替·····	(140)
父亲·····	(143)
过生日·····	(146)
过中秋·····	(149)
孩子，你在哪里？·····	(154)
寒夜传来建楼声·····	(156)
河边的笛声·····	(158)
河边的剑兰·····	(160)
家里要停四天水·····	(163)
角色转换·····	(166)
看奥运想到的·····	(169)
命运的玩笑·····	(172)
女大也恐慌·····	(175)
盘点我的 2004·····	(179)
青年俱乐部·····	(184)
人过四十莫谈岁·····	(187)
生活之趣·····	(189)
收废品的王育军·····	(192)
双休日·····	(196)
送别忧思录·····	(200)
同学聚会众生相·····	(203)
退休，他上交了“小金库”·····	(208)
我不下海·····	(211)

我带女儿看升旗	(215)
五头加一头	(218)
喜欢才能发现	(221)
先考孩子，后考家长	(224)
兄弟俩	(228)
阳光 100 听蛙声	(232)
养狗者，我想对你说	(235)
夜晚的电话	(238)
雨伞	(241)
只吃水饺	(243)

水墨人生

不宜往南	(247)
厂里来了四个学生	(251)
车牌	(257)
弟兄们	(260)
电话无应答	(263)
该凉不凉不正常	(265)
孩子住校以后	(268)
假戏真唱	(271)
人事无休	(274)
老陈再婚	(280)
两次半	(283)
你瘦了	(286)
三斤葡萄	(290)
三年之后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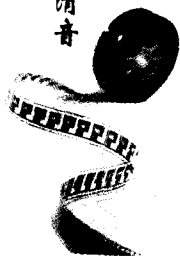


手机·····	(297)
书画的悲哀·····	(300)
谁最可信·····	(304)
他吃斋了·····	(309)
他又吃上了窝窝头·····	(311)
他又穿上了老布鞋·····	(314)
他又骑上了自行车·····	(318)
田老牛·····	(321)
希望寄予后代·····	(324)
早晨的电话·····	(328)
这几天怎么了·····	(331)
专吃窝边草的“兔子”·····	(334)
自助餐·····	(337)

参赞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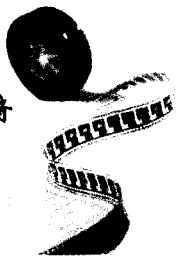
春到玉清湖·····	(343)
从河北到山西·····	(346)
登滕王阁·····	(354)
啊，百脉泉·····	(357)
江苏之行·····	(359)
解读聊城·····	(368)
临沂之旅·····	(372)
没有阳台的房子·····	(376)
孟良崮感怀·····	(379)
南国的初冬·····	(383)
亲吻朱家峪·····	(385)

泉（外二首）	（387）
桃花山	（389）
寻石到明水	（391）
雨中的阳光 100	（393）
龙洞行	（395）
跋	大侠（399）
后记	（401）



那年
那月





半个世界的岁月

前些日子，应邀参加了高中同学的聚会。同学相见，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沧桑，但幼时的影子大都还能从那一张张喜笑颜开的脸上辨认出来。男同学的名字几乎能一一报出，可女同学的名字却没有几个能叫得上来了。原因很简单，在校时，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在我印象中，高中两年，没跟女同学说过一句话，所以造成了今天识人不识名的尴尬场面。

席间，同学们握着手，相互敬着酒，一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突然有同学喊：“靳会江没来吗？”“没来，事先与他通了电话。人家现在是中央机关的司长了，忙得很，来不了。”同学聚会的秘书长李军解释道。靳会江，一提这个名字，马上就把我带回了那个荒诞的年月。

那是一个初冬的晚上，寒风夹着细细的雪花在空中打着转儿。已上高二的我们，三五成群的奔向教室。自习课的铃声响过后，同学们大都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忙碌起来。突然，从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叫骂声：“流氓，小流氓！”啊，是男生公认的班花——大洋马（绰号，长得又高又白像俄罗斯女子）——刘英丽的声音。

顷刻，整个教室就像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只见她一边哭，一边用脚踢着一名叫靳会江的男生，给人一种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把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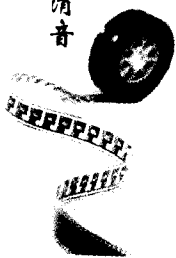
腹委屈发泄出来的感觉。靳会江吓得不知所措，脸红胀红胀的，嘴唇哆哆嗦嗦，好像要说什么，可又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是怯怯的，往后面躲闪着。同学们哪见过这阵势，个个吓得瞠目结舌。班长一看不好，马上跳了出来，赶紧把靳会江推出了门外。“大洋马”继续哭着，已由叫骂变成了伏案而泣。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打听。班主任老师跑来了，教务处主任赶来了，别的班的同学也凑了过来，教室内外已是一片混乱。在大家好说歹说下，“大洋马”的眼泪总算止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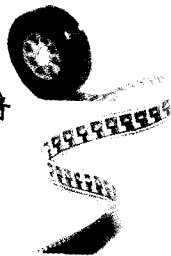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同学们才从各自打听到的一星半点的情节中，七拼八凑拼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靳会江一直暗恋着“大洋马”。平时又没有接近人家的机会，悄悄地跟踪了一段时间后，实在按捺不住涌动的激情，趁课间操的时候，谎称肚子疼，向班长请了会儿假，溜回教室，把写有“刘英丽同学：我非常喜欢你。假若你同意，我愿意娶你！”的小纸条，并附有衣食无忧的家庭情况介绍，悄悄地塞到了“大洋马”的课桌洞里。

在那个只要向女生求爱就被视为“流氓”行为的岁月里，任何一个女生也接受不了这样大胆的表白，更何况是身为高干子女、长得鹤立鸡群的“大洋马”？哎，可怜又矮又丑的农村娃靳会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自量力，自找没趣呀！

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最后一项内容就是由副校长通报学校纪律情况，对靳会江进行了点名批评，主要错误是道德品质恶劣，败坏了校风。同学们更是对他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流氓！”靳会江简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恨不能找个鼠洞钻进去。

第二天，靳会江就没再来上学。后来，他转学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听他村里的同学讲，临走时他扔下了一句话：“这辈子绝不找媳妇！”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靳会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期间，我们之间通过几次信，从他字里行间里透着强烈的“知耻而后勇”的味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成了一名司（局）级领导干部。前几年，他把父母接到了北京。从此，很少有他的消息，可听说他至今独身。

求爱事件发生后，男女生之间相处更加谨慎了，除一少部分班干部因班务工作能与女同学说上只言片语外，绝大多数男生是没有这个福分的。但背后议论女生的话题却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更多了。时间也很固定，就是每天晚上熄灯后临睡前（那时都住校），你一言我一语，有时因为观点不同还会争论不休。女生长相自然成了每每必谈的焦点。什么鲁智深、大鸭梨、地瓜蛋、小黑驴、地老鼠……等等，按照长相特点，分门别类地给她们起了一大堆绰号。

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班级风平浪静，男女同学更是互不来往，可懵懵懂懂间异性相吸的天性却是很难扼杀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几个同学搞完教室卫生，急匆匆地往家赶。刚一出县城，就看见一同做值日的王素芹同学远远地走在前面。她是我临村的。高高的个儿，甜甜的脸蛋，一笑两个酒窝，很是招人喜欢。眼前的她，身穿枣红色小棉袄，扎着个马尾辫，在太阳余辉的映衬下，更加楚楚动人。很想与她肩并肩地一起说着话走呀，谈谈学习，拉拉家常。

我三步并作两步跟了上去，眼看就要与她平时，突然想起了挨骂的靳会江，想起了那怒目圆睁的“大洋马”。哎，别自找没趣了，人家爸爸可是在百货公司工作，能看得起我这放牛出身的穷小子吗？还是老实地赶自己的路吧！

冬天天短，当来到一座小山头的时候，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一阵阵东北风吹得人直打颤。我本该往西走，可眼前那件红衣服，像一团